

劉向說苑纂註

四

漢書門			
二	五	〇	三
一	三	四	三
〇	天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〇	漢
八	五	〇	書
〇	一	〇	三
六	〇	三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3	
冊數	10 (4)		
函號	298	6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七

淺草文庫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政理

政有三品

太室曰三品各先其所執

王者之政化之

王者所執在安民故

先化不能化假威刑濟之

霸者之政威之

霸者在服人故先威不能威假德刑濟之

彊者之政脅之

彊者在關上不能關故假威德濟之

夫此三者各有

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

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

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

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也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極機之禮政正也高誘淮

南子註檠機門內之位也或曰檠夏俎名機机訛壹妃匹之際妃古配字則莫

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

使然也太室曰此段特論王者政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篇言明其

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說文主發謂之機即弩牙刑德是也王

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

而後德羣書治要後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

者養善而進闕者也進闕者謂脩其過失也刑者懲惡而禁

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

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

說文列分解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

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

賞罰書康王之誥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峭峻也岸竦

則必隳隳或作地說文小崩也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

不獨名理淵
然文實靜秀

則小絃絕矣

言大絃急則小絃不勝矣。○按琴操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

武加二絃以取剛柔而合君臣之義

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

急則馬不勝矣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

急聲則口不勝矣

無聲之聲

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

祿多則寡力者不勝

名過其實

者削

名過則寡德者不勝矣

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

至矣

太室曰內外齊均情行不一而後厭乎民心也厭乎民心則福至不厭乎民心則損削從

之實內也名外也

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詩施丘篇鄭箋云我君何以久處於此乎必以

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

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

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

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

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注海或曰注恐江字明主者有所

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家語謂作問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

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

入者則人愛之惡入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

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此語

已出貴德篇小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

奔馬王肅曰懍懍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

達之國皆人也荀子議兵篇亦曰四海之內以道

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呂氏春秋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

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可得乎仲曰可然非聖

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

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

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

只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却說得精微深奧若別有可思文華之妙

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

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言誰是故民不

可稍而掌也稍恐稱字誤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

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鱗曰史鱗即史魚也政孰為務對曰大理

為務大理治獄官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

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鱗言

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司馬掌兵已見上兩國有難兩軍

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

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太

曰子路言以大理殺人為非乎司馬之殺人衆於大理矣少焉子貢入見公以

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有扈

氏夏同姓之國書甘誓有扈氏怠棄二正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

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事恐爭奚獄

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太室曰子貢言殺人人生乎爭去爭無獄無戰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

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

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

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

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

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

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

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

繇為理咎繇舜臣為大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

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

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

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

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

家語始誅篇文
異韓詩外傳與

說苑卷之七

此略同

論語集注 卷之七

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孝當作教字之誤韓詩外傳作孔子曰三軍大敗不可誅也訓練不精由獄訟不治不可刑也獄訟不治由法令不當家語此下有句上陳之教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之二句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八尺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顏師古曰陵遲言如丘陵之透遲稍下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不踰乎詩曰俾

家語賢君篇文小異

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篇王肅曰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此言民不迷則遠矣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家語至作刑錯而不用也錯置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有當在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沔酌篇毛長云愷以悅安之民皆有父悌樂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之尊有母之親也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

說苑卷之七

卷之七

七

宿善最害事
治道不成往
往坐此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
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太室曰對日二字衍病善不祥
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
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
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
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
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敗
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
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

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
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

國其政平其吏不苛政令繁細白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

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

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

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慝姪謂色欲過度

慝隱情飾非也下不陰害不幸宮室或曰幸恐華字以費財不多

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

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言無流離飢之民也此賢君之治

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太室曰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至恐在字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劉氏外紀云諸侯夙沙氏叛不

家語賢君篇文小異

用命神農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此君之所明知也若

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

家語梁作宋太宰德夫曰說苑宋作梁非也

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

吾欲以下十一字家語作吾欲使長有國

而列都得之註王肅曰國之列都皆得其道

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

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

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

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

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

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

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
刑罰此一句家語作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
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家語辨政篇文
小異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葉公楚葉縣尹沈諸夫

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

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

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

有異乎孔子曰夫判之地廣而都狹太室曰近者不附故都狹

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

人內比周公太室曰內比周于公廷之上也以惑其君外障距諸

時之所急即
政之所在必
執官嚴為政
者俱失之矣

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

榭淫於苑傳曰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五官之樂不解家語作五官伎樂不

取故掖庭女樂如淳曰五官官名也此雖漢事齊景公五官之樂者已當有五官之名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

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詩小雅四月篇毛

之也鄭箋云爰日也家語爰作奚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

共惟王之邛詩小雅巧言篇王肅曰止息也邛病

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

師詩大雅板篇王肅曰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

為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

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君死左

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

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

門哉右君喪則臣閉門蓋此時之制也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

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

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

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之從政也以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擇能而使之馮簡

子善斷事子太叔善决而丈左傳作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

丈善决者與善斷同且從左傳作美秀公孫揮知四國之為杜預曰知諸侯

所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變而以下四字左傳

作班位貴賤能之六字又善為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

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于大叔

左傳受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日忠日信日

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日忠於主日安信乎日信於

太室曰蹇老不教賞善而教罰

不善何謂也豈
此時紀綱少類
乎

論衡卷之七
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敢忍董安于曰此三
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史記滑稽傳魏文侯

義曰鄴今相州縣也告之曰必全功名布義豹曰敢問全

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有賢豪博辨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

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

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

可以特聞從事特聞不足從事故必問諸人問人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

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乃治治乃行言與其聞我言不若往親視初未明

名布宓子賤治單父單父魯邑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不寧

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

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

勞任人者固佚以上見呂氏春秋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

佚四股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

數數度之數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巫馬期則不然

易節卦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說苑卷之七

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

之者曰不齊不齊子賤名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

喪紀紀事也親者弔賻疏者含禭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

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

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

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家語無欲字是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

神明之主也孟子亦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不齊之

所治者小也言單父之小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

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

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

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

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魚鈞

有_二請以送子_一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道也錯餌一本本扱作投是迎而吸之者陽橋也橋一作鱗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家語子路初見篇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家語弟作兄與宓子賤皆仕家語皆作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家語子作汝無者字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家語無自吾仕者四字未有所得

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蘘王肅云蘘前後相因也學焉得

習王肅云言不習得習學也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

祿少齊語家語作餽粥親戚益疏矣所

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

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

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

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奉祿以下十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

急夜勤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

太室曰孔蔑與宓子賤為已為久之學其異如此以身興財以財興身及樂佚遊不樂為樂之異亦如此學者其可不鑒諸

晏一春秋外篇

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
 子也斯焉取斯王肅曰如無君子者此人安
 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
 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
 將加太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晏子春秋
 道作過易
 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上計者奉上
 口錢穀之數也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
 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
 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孔安國曰
 澤障曰陂以利貧民
 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

東阿也晏子春秋作今臣後
 之東阿也無治字屬託行貨賂至并會

賦歛晏子春秋
 會作重倉庫火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

於權家晏子春秋
 家作宗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

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

路再拜便辟便辟舉止
 輕傷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

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

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攝收也
 言收害

也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家語令作宰
 信陽楚邑辭孔子而行孔子曰

家語致思篇文 異

家語辨政篇文 小異

力之順之家語力作因子之時家語一本作無奪

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火日家語賜下有而事君

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

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家語作夫以賢伐賢

賢是謂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

已之伐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

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

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

之守不可攻也家語攻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

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家語教而不內相教作訓而外

隱惡揚善自足盛德事今

以利害言之更覺繁策

太室曰子貢為信陵今章不似

夫子之語

列子楊朱篇文小異

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

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

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能

分是非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列子無梁王

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

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列子無手楊朱曰臣有

之言臣誠君不見夫羊乎列子作君見百羊而群

使五尺童子荷杖列子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

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

也則亂之始也列子作則不能前矣臣聞之夫吞

舟之魚不遊淵管子曰水出鴻鵠高飛不就汚池

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

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

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鄭玄曲禮註衽卧席也言上衽則車上之

也上茵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

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津梁成六畜且

不濡足六畜周禮大官膳夫馬牛羊豕犬鷄而况人乎

太室曰功勞食

祿合而言是則同分而言之則異見此文可知矣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

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

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

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

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

為榮華入則脩筭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

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

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晏子春秋桓公作景公

字韓非子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

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
 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
 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
 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孔安國尚書註
百姓百官也
 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群書治要
察作案據
 腹而有之言人主護寵臣
如抱兒于腹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表酒肆
之旌表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
 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
 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

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
 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
 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
 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僚
官
 也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
 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
 入矣

復豪之君朝齊按復豪
國名桓公問治民焉復豪之君
 不對而循口循口
也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

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封上當有獻字封大也封

狐謂大狐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

罪也大夫藥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

狐豹之罪乎言狐豹以皮美取罪人君亦有似之獨非狐豹而已文公曰善

哉說之藥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

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列剖也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

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

將平將爭二語更說得寒心

太宰曰舅犯分地之策晉以是強亦以是弱

而民知富上尖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孔穎達曰日有食之

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

月不可見作寡人學悖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

不知之辭也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

不臧者何也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月而食于何不臧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

無政不川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謫同謫小爾雅謫責也

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日因民二日擇人

三日從時

延陵季子史記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游於晉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去魯入其境

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

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

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

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史記標註載此章穢作蕪增作櫓吾是以知

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

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若

能視而不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

國之亂也

善於觀政現於此則史治無遺惜矣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

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二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

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尊賢者綱目

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

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親親者綱目此王者之迹也

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

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

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晏子春秋景公作靈公國人盡服

晏子春秋雜下

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晏子買作賣肉下有于內二字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晏子春秋雜下

術 賢者未嘗無

齊人甚好較擊相犯以為樂車較互以相按擊為樂也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較擊者不伴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

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有賣

魯國之人于他邦而為人之臣妾者魯人有贖其人歸者官府則賜其金是魯國之法也子貢

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而還其金家語孔子聞之

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

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

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

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老子五十一章曰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家語致思篇

孔子見季康子

家語孔子下有為魯司寇四字

康子未說孔子又

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

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

今吾子以下十一字家語作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

火而屈節數見於季孫

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

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

是王肅曰言聘我使在官其魯人聞之曰聖人將

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家語可作何為作遠自是之後國

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家語孔子謂以下為別章弟子作宰子然金蟠本此

段屬上句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

如膺之矣王肅曰違去也蟪蛄蛸蟪也蛸蟪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

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太室曰膺之猶兵家先聲

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漁

收字字書不見

按收疑收字正字通收同將

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

之間富家為貧者出

貧者營營不能暇故富人代之坐間

羅門之羅

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

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

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

之路興矣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七終

之類與矣

夫與工商也希微之也微微與之之也微而微六

卷六曰日月以明江首製而後率也製四足漆

製製漆更小

製製漆更小

製製漆更小

製製漆更小

製製漆更小

製製漆更小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八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

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卦下又曰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屯卦上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

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

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

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

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

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言不足委任也任庖人釣屠與仇

讐僕虜庖人謂伊尹也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

西伯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仇讐斥管夷吾也謂其射桓公之鈞也僕虜謂百里奚也自以養

牛于秦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此功

校校計也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

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入亡國破

家亦固有入桀州子莘子莘漢書作干莘註桀之勇人也紂用惡來殷

又按呂覽子干作干辛曰干辛

任威凌轅諸侯

紀曰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宋用唐鞅

此益疏索隱曰惡來秦之祖輩廉子唐鞅宋康王之臣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

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與不善者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齊用

蘧秦蘧秦相趙後仕秦用趙高秦二世之時趙高

世望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

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

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太室曰政當作征皆叛不

朝太室曰皆當作背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

國之不絕若綫綫縷也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

說文解字 卷之八 三

賓客無甯戚五子齊卿大夫也三存亡國齊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

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羣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

潘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

下諸公一繼絕世謂定襄王為救中國攘戎狄卒稱仁焉

齊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

處父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陽處父先僕陽子也強中國敗強楚合諸

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友

將軍子重孫叔敖楚令尹也司馬子友即公子嬰齊也征陳

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王子廖史記所謂內史廖也由余亦見史記其先晉人也亡入

我後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

萊季子并翼州揚威于雞父按呂氏春秋云楚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楚之處女楚大夫怒吳

王聞之怒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又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未聞吳用延州萊季子揚威于雞父事鄭

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

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鄭世家云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

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至簡公簡公名嘉釐公子也用子產裨謀世

叔行人子羽四子鄭大夫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

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

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獻

賢者有益人
國說得透切

諸子集言 卷之七

公曰官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左傳

而後喜可知也遠乎賢者之厭難

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

公子目夷司馬子魚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

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曹不用

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晉世家曰重耳過曹曹共

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

不禮共公不從其謀後晉公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故共惟五始之要孔穎達左傳疏曰說公羊者云

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

之初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

視已事過事也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

可以不慎也國家惜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

之賢見公羊傳僖公元年曰季子倍公即位而任

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

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

楚公子遂如以取全耳耳或故傳曰患之起必自

此始也以上見公羊傳公子買不可使戍衛春秋

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傳曰不

卒戍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

戍衛何遂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左傳僖公

說苑集言 卷之八

百

賢者非徒益國更可變性

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傳曰大夫內侵於臣下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謂遲疑為猶豫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左傳桓公二十一年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也公怒督懼遂弑殤公按本文所引則公羊傳之文也其文云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

焉註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在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于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犇賊于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列女傳曰湯妃

史記漢書鄒陽傳文各與此異

立暗無方如

有華氏之女○爾

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狗盜為狗入為盜者也見史記孟嘗君傳天下

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尊稱之以父之弟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新序道之於路四字作食於道路無傳賣五

羊之皮六字太室曰按道當作遇四字移在中泰穆公下

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

至甯從昏飯牛薄衣半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康蓋地名四達謂之衢

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卒相中山司馬喜六國時人相中山事見戰

國策呂氏春秋躡脚刑也范睢折脊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

應劭曰范睢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脊數百拉脊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

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尚書中候曰太公遭殷末世太

亂生計皆不適意在市販穀值天大風屠牛遇大氏遂辭朝歌之屠佐也屠佐屠家之備也棘津迎客之舍

人也迎客之舍人者謂逆旅之備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故詩曰詩蓋逸絲絲之葛絲絲不絕良在於曠野良工得

之以為絺紵葛布細曰絺紵麻紵也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

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

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

說苑卷之八

威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

嗟孔子為之下車鮑龍事未詳堯舜相見不違桑陰也陰

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

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

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

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

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

以知大體矣

大戴禮保傳篇
及賈誼新書文
略異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

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

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晉世家云厲公游匠麗氏

而湣王以弒死廟梁戰國策云淖齒用齊權聞王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秦本紀云昔我穆公自岐雍

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而二世以刳於望夷世

事已見上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襁褓包而朝諸侯周公用

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

說苑卷之八

也趙世家云公子成李克圍主父主父探爵敵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冰丘宮主父即武靈王也

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

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

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荆地復得公子無忌信陵君也

并信陵君傳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見藺相如傳鄢

陵任唐睢國獨特立安陵君使唐睢使於秦車見魏策鄢作安楚有申

包胥而昭王及位已見立節篇齊有田單襄王得國即墨

之戰敗燕軍迎襄王於莒事見田單傳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

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

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

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

殷民從周本紀云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

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湯去張網者之三面

而夏民從殷本紀云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越王不

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越王不

陳舊冢而吳人服未聞越王不以其所為之順於

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之類德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

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

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

大戴禮隱作類冢作家

使桓公除叛^{鮑叔}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
 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比走桓公
 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
 子被髮而佯狂見殷本紀陳靈公殺泄冶見左傳宣公九年而
 鄧元去陳韓詩外傳陳靈公殺泄冶自是之後殷蕪
 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
 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見上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
 以猶自也蘇子屈景以周楚至蘇子蓋蘇代屈景未聞於是舉兵
 而攻齊樓閣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
 所以能信意信古伸字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

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
 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
 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宋微子世家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
 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
 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後
 微子啓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而封比干之墓史記正義曰封謂
 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
 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

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偷苟且也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五殺大夫百里奚也家語作首殺五與之語三殺爵之大夫無於係縲之中五字上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王可也霸則小矣

桓公配行如此以賢而益賢願不重哉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糾也非仁義也

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

下文又曰姪娣不離懷襁非文也荀子仲尼篇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

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此三者亡國

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

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

戶齊太公世家曰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戶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

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

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一人之

十二月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一人之

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

佐急矣

周公且白屋之士漢書蕭望之傳註師古曰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

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

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

見列子方鼓而志在太山列子太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列子巍巍作峩峩少選之

問少選猶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

湯湯乎若流水列子湯湯作洋洋鍾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伯

破琴絕絃事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

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

者待伯樂而後至也伯樂事已見此章言賢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

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

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

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

失之必有其間間隙也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

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

有士曰楚侯胥丘負客二人王將殺之出亡之晉

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

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苗賁皇

闕叔子闕叔作亂楚莊王殺之晉人用之是為鄢

陵之戰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又有士曰上

解于未聞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

兩堂之戰兩堂之戰未聞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楚

王殺伍奢及尚伍香出奔吳後吳王闔閭伍子胥

伯諸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

之墓以伍子胥故也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

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土三暴其

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

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事詳見士胡

可無貴乎

荀子哀公篇家語五義解韓詩

外傳文各異

分明得詩盡

取拙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

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拙謂拙口不言者太

言拙口不能言者臨事不給利雖無口過健者必

復不能盡用故下文曰能行之士能言之

欲兼人下文曰健者自強不不可以為法也口銳

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

其中焉馬慤疑順上下有脫字荀子家語韓

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

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王肅曰言人無智者雖性

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又漢翼奉傳云是故先

說苑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蓋古語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抒引而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刑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言當事論可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

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言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詩小雅庭燎之光庭燎大燭也太室曰齊桓公欲以問燕無事時延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漢書梅福傳曰臣聞齊桓之時

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

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

數語鈎盡自賢之色

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

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毛萇云芻蕘薪采者鄭

箋云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新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言博謀也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詩周頌絲衣篇毛萇曰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

言先小後大也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隈之上登高以望大息而歎

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兵車之轂比大以車之轂為長

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

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

太室曰此言以足保家

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

舟人古乘古乘蓋舟人之名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

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

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

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

其所恃者六翮也翮鳥之翼背之上毛腹下之毳鳥腹

之毛無尺寸之數言無長去之滿把把握飛不能

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

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

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

所好何與寡人所好何與孰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

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

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驪驥驥驕驪驥驥馬名周

穆王八駿之一驥驥千里馬係陽所相者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

古者有豹象之胎六韜曰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

言珍奇也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廬

西施毛廬之廬多作媼莊子曰西施毛媼人之所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

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

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

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

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

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香餌謂食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

滑稽之甚

明說破使人道情不得

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紉素綺繡靡麗堂楯楯欄檻也使堂楯靡麗也猶纏繞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擗以相擿擿與擗同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

家語賢君篇

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

靈公衛靈公名元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

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家語作臣語其

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

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

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

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

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

衛靈公邸舍三月家語邸作日琴瑟不御待史鮒之

入也而後入

待史鮪及國而後歸

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

介子推家語作荆介子荆楚之本號也

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

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

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

彭祖姓錢名鏗陸終氏之仲子堯封

之彭城歷虞夏商周壽七百六十七歲少好恬靜

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

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以治天下其固

免矣乎

孔子聞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

有定矣

太室曰使伯華尚在

子路曰願聞其為人

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

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

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

誰下哉

道字下家語有下人二字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

衆攻寡而無不消也

家語消以貴下賤無不得也

昔在周公且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

哉欲得之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

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

太室曰受晉君命救安邑也

田子方

從太子擊過之

群書治要下車而趨子方坐象如

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訶朝歌他名太子不說
 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
 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
 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
 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
 而去納內也內足著之也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
 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
 以行得群書治要行作仁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
 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

言 深心用賢之

以武下樂羊樂羊魏將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
 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火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
 驕我者也太室曰智猶文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晉文侯或曰侯當行地登隧前漢西域傳註師占

道通行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為人臣

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

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隨會敗端

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

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

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
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
綏輓以上也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腰髀股願
車之索也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

天下洗耳而不受堯讓天下於許由事見莊子許由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

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

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公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夷齊之事已見

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

位而備為人灌園鄒陽上梁王書註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

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

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將軍知之

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戰國策曰

智過去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註曰智過智伯之族也君言智伯將

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鄒陽

上梁王書註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死之祿厚者

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

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此五大夫者或曰大名辭之而實羞之今

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于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于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王肅曰鄭國名遭程子於塗程子韓詩外傳作齊程子下同蓋程子名本字子華即莊子所稱子華子者也傾蓋而語終日王肅曰傾蓋車太室曰

家語致思篇韓詩外傳文各小異

二車相近故傾其蓋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家語無一字韓詩外傳一作子路不對有

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屑然作率爾由聞之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

君子不行也家語作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王肅曰中間謂紹介也

聖人受賢猶若此况其他

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詩鄭風

草篇毛萇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鄭箋曰零落也蔓艸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艸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得其時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

德毋踰閑家語有小子行之四字而無此二句是出論語

子夏之語也蓋子政引而結此章朱註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太室曰爵腐於酒當作酒腐於爵言繁登降之禮按禮記聘義聘射之禮

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而不敢懈情以成禮節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管仲以為是不足為善然亦無害桓公曰何如而害

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鄆魯邑名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

者九

魯人責鄆之罪十條而其九條則曾子平日所諫爭于鄆君者也鄆君用曾子之諫爭豈有今日之事乎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

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

拾遺記末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慎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入與共食出與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

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

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

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

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

太室曰削迹滅蹤也拔樹去所樹立也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

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將見楊

動容為禮也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

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入過者三逐五去是

也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

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

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

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宋玉笛賦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手午子謂賈午子也

賢不肖大都如此

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

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太室

日非新絃不可調下者官卑也太室曰調下者謂

急張故曰良材調下者官卑也下里巴人之調之

屬故聲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

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史記淳于髡傳齊威王

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

寡人用之之言有智以可解齊之難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

天大笑而不應淳于髡傳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御天大笑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粲然

雖策士之言然而由盡人情

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

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盃飯

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濟邪者百車見

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洋洋多貌臣笑其賜鬼薄而請

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

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

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田忌為齊將楚王楚威王郊迎至舍

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

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

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
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
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
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
車屬九乘益疑蓋誤屬謂屬車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
齊祛一本齊作掘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不用賢士者不知為賢士也其過小矣是未知故不用也侮賢士者不知

無賢者事不可為也其過大矣是知而侮之也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
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
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
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人以酒曰觴飲酣文侯喟然嘆

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高誘曰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

蹇重舉酒進曰高誘曰蹇重蓋文侯臣臣請浮君浮罰爵也

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高誘曰豫

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
貴也○太室曰言有命乎有道乎
文侯曰善受浮
而飲之嚼畫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
有豫讓之功也

此章與見語文
小異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韋昭云范吉射中行寅史

鰈曰晉語鰈作黠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

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晉語作臣以夫事君

者諫過而薦可晉語作諫過而賞善諫過者匡救其惡也薦可者晏子所謂君所謂

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為成其可章善而替否晉語作薦可而替不章善者獎順其

美也替否者晏子所謂不而獻能而進賢朝夕誦

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

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范吉射中行寅伐晉公國人助公二十子敗

奔朝歌事見左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仲趙鞅圍朝歌

傳定公十三年出奔邯鄲事見左傳哀公二十二年晉語入作定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

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

何日以來晉語曰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

賤不肖子路曰范仲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

也按家語辨政篇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註王肅

曰此說倍義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則知無足徵范中

行氏尊賢之言者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家語賢君篇

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見左傳，宣公十二年，邲，鄭地。晉師敗績，荀林父將

歸，請死。桓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請死。昭公將許之。左傳：昭

侯下同，晉侯即景公也。本文恐誤。士貞伯曰：不可。貞伯，士渥濁。城濮之

役，晉勝于荆。晉敗楚城濮，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曰：

子玉猶存，子玉事見左傳。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

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

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杜預曰：言晉景

所以不
失霸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八終

慶應七五

